

苏东坡大传

插图本 上

(台湾) 李一冰 著

九州出版社



苏东坡大传

上

插图本

(台湾) 李一冰 著

九州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苏东坡大传 / (台湾) 李一冰著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06.1

ISBN 7-80195-403-3

I. 苏… II. 李… III. 苏轼 (1036~1101). - 传记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473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01-2005-3975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。

苏东坡大传

作 者 (台湾) 李一冰 著
责任编辑 周红斌 姬登杰
责任校对 李永刚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 行 电 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东方印刷厂
开 本 720 × 1050 毫米 1/16
印 张 34.5
字 数 770 千
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80195-403-3/K · 85
定 价 58.00 元(全二册)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目 录

上 册

第一章 食蓼少年

一 蜀道难	1
二 宋之平蜀	3
三 世系	6
四 双亲	9
五 少年	12
六 但愿一识张益州	17
七 登进士第	20
八 母丧	26
九 南行	29
十 老苏的一官难求	32
十一 制策之试	34

第二章 变法与党争

一 初仕凤翔	39
二 怀乡念弟	43
三 陈希亮	45
四 亡妻·丧父	49
五 荆公变法	52
六 党争的发端	58
七 新政风暴	60
八 上皇帝书	65
九 遭诬	71
十 惆惆出都	75

第三章 马入尘埃

一 湖畔孤鸿	79
二 湖寺寻僧	82
三 监试乡举	86
四 相度堤岸工程	90
五 富春山行	94

六 红裙白酒	97
七 常润道中	100
八 别西湖	105
九 密州利病	108
十 超然台与盖公堂	112

第四章 黄楼

一 做客东园	117
二 谏用兵书	122
三 徐州大水	126
四 秦七黄九	129
五 黄楼之会	132
六 诗僧参寥	134
七 文同	136
八 重游江南	138

第五章 乌台诗狱

一 始作俑者——沈括	141
二 被台谏围剿	142
三 追捕	145
四 勘问	147
五 审理	149
六 论救	151
七 定谳	154

第六章 黄州五年

一 出狱赴黄	159
二 初到黄州	162
三 孤立于风雨沙州	166
四 朋友	170
五 东坡	173
六 书斋生活	177
七 饮食生活	183
八 黄泥坂和赤壁	188
九 临皋·东坡·雪堂	193
十 老农忧国	197
十一 神宗的救赎	202
十二 别黄州	205

第七章 漂泊江淮

一 庐山纪游	208
二 访弟·殇子	213
三 金陵谒荆公	219
四 求田问舍	223
五 南都来去	228
六 阳羡一梦	231

第八章 风雨京华

一 元祐更化	235
二 从调和到冲突	239
三 不到中书不是官	243
四 老成凋谢	247
五 学士院风波	250
六 经筵与驱程	255
七 元祐党争	259
八 一士谔谔	264
九 试院抡才	266
十 金莲烛	270
十一 乞郡避谤	274

下 册**第九章 书斋内外**

一 一家融融	281
二 苏门六君子	284
三 王巩	289
四 画友	291
五 文字生涯	297
六 书法	301
七 绘画	306
八 书斋文物	312
九 宴游和谐谑	316
十 重结西湖缘	319

第十章 杭州去来

一 储粮防灾	323
二 吏治	327
三 治六井·开西湖	330
四 僚友	334

五 方外交	339
六 救灾和水利	344
七 奉召还朝	348
八 破琴之梦	352
九 竹寺题诗案	358
十 东府感旧	363

第十一章 颍州·扬州·定州

一 颍水之鱼	366
二 颍扬之治	370
三 广陵生活	374
四 初和陶诗	377
五 二次还朝	382
六 再被围攻	387
七 丧偶	392
八 太后崩逝	395
九 守边定州	399
十 再还谪逐	404

第十二章 惠州流人

一 远谪南荒	410
二 过岭	416
三 初到惠州	419
四 借刀杀人之计	425
五 劳已以“为人”	430
六 服食养生	434
七 朝云之死	440
八 惠州和陶	444
九 白鹤峰新居	448
十 又贬海外	453

第十三章 海外东坡

一 海南风土	460
二 食芋饮水	463
三 房屋风波	467
四 读书著作	472
五 家人朋友	477
六 采药与造墨	481
七 别海南	483

第十四章 北归

一 秦观之丧	489
二 广州·英州	491
三 韶州	494
四 虞州	498
五 归程何处是	502
六 染疾	505
七 逝世	510
八 浩气不亡	513
九 子孙	516
十 身后	520

附 录

苏东坡及宋大事年表	524
参考书目	532

食蓼少年

蜀道难

蜀，位居中国之西南边陲，四境皆被崇山峻岭所围绕，中间一大盆地。境内旧有岷、泸、洛、巴四大河流，所以又称四川。

蜀与中原的交通，陆路须出秦川（陕西、甘肃一带），川陕之间，峻岭连云，山深岩密，绝无通路。照李白说，只有陕西眉县太白山的层层峰峦间，才有一道缺口，也只有飞鸟可度，而人迹不至：

噫吁戏，危乎高哉！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！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何茫然，尔来四万八千岁，不与秦塞通人烟。西当太白有鸟道，可以横绝峨嵋巅……

春秋战国时代，蜀人始通中原。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：“秦惠王知蜀王好色，许嫁五女于蜀，蜀王派遣五丁开山往迎，还到梓潼，见一大蛇行入山穴，一人揽其尾要想拉它出来，力不能胜，于是，五个力士一起来拉，大声呼叫，山崩石裂。五丁、秦五女和所有土卒，全被山石压死了。”——正因为当初这项开山工程，使人不能相信是人力所能达成的鬼斧神工，所以才有这类似神话的“五丁开山”的传说。但赖以通蜀的山间栈道，也从这个时期就傍山架木的建起来了，李白诗说：“地崩山摧壮士死，然后天梯石栈方勾连。”

天梯石栈虽然是架起来了，但是迟至唐朝李白的眼中，蜀道之难，依然难于登天。黄鹤飞不过去，猿猴也愁攀缘不上，青泥岭悬崖万仞，满山云雨，百步九折，一路泥淖，山深处，景象肃杀，鸟号古木，子规夜啼，眼前尽是无穷的连峰叠嶂，高与天齐，枯松倒挂绝壁，飞瀑转石雷鸣，李白叹道：“其险也若此，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！”

峥嵘崔嵬的剑门关，耸立于大小剑山的连峰绝壁之间，飞阁通衢，绵亘一百六十公里的插天峭壁，有所谓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形势，这大自然生成的要塞，天下大乱时，却成为西蜀赖以偏安的天险。

自古以来，代有英雄人物，在中原这片大地上，龙战千年，杀人盈野，蜀人幸有四境高山，卫护中间这一方安和乐土。肥沃的成都平原，从不缺乏粮食，纺织业非常发达，锦江澄明的水流，洗濯出闻名天下的蜀锦。山崖和乡野，盛产茶盐，物产如此富饶，人人都能丰衣足食。经济上一有自给的满足，蜀人隐然自视为中原以外的独立王国，爱好和平和自己的乡土，无人愿意背井离乡，到陌生地方去闯天下。

不幸的是，角逐中原、开疆拓土的英雄们，不是难于登天的蜀道、万夫莫开的剑门所能阻挡得了的。秦汉之际，刘邦屯兵汉中，就曾以声东击西的谋略“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”而征服了西蜀；三国时代，蜀汉的诸葛亮，就因为据有富饶的四川，才能六出祁山，争胜天下。



◎ 苏东坡像

大唐隆盛之世，突然于天宝十四载发生安史之乱，玄宗被安禄山的胡兵追逼，一路西向逃亡，途至马嵬驿，在兵变的胁迫下，忍痛赐死杨贵妃后，就冒险进入山岳重叠、云烟万里的蜀道，而西狩剑南。从此以后，四川这块安和乐土，便被卷入时世的浪潮中，冲击动荡，不再能够保持像从前一样的单纯和宁静了。

安史之乱平息后，唐朝元气大伤，统治力量逐渐衰退，全国各地盗贼蜂起，凡是拥有武力的藩镇，莫不割据为雄，强者且图问鼎中原，连一个贩盐的黄巢，也只因科场不利，竟利用秘密结社，造起反来。黄巢遍寇全国，势力迅速膨胀，攻陷潼关不久，就占领了首都长安，国号大齐，自己做起皇帝来了。

当叛乱的烽火延烧到京师，即将逼近宫门时，惶恐中的熹宗皇帝想起玄宗曾经幸蜀，

认为这个四境崇山的盆地是个理想的避难之所，于是决定车驾入蜀。乱世的压迫，使蒙尘的帝室、落魄的长安贵族和附庸贵族的文化人，都不得不身向艰难的蜀道挑战，大批大批地到了四川。

这时候，有个出生于河南，贩私盐、盗家畜，人称“贼王八”的草莽英雄王建，趁此机会，起兵勤王，以讨伐黄巢为名，卫护流亡中的熹宗皇帝进了西蜀，论功行赏，便被任命为蜀中某一地方的长官。王建虽是毛贼出身，却颇具雄心，从这个小地盘上，积极扩充自己的实力，兼并弱小，扩大势力，到大唐帝国的命运终归灭亡时，他便占领整个四川，自己建起独立王国来了。——是为“前蜀”国，时当公元907年。

李白形容西北通秦川的蜀道，比登天还难，而东南向另一条发源于岷山的长江水系，通往江南的水路，也并不容易走。自夔州以下，即是一路连续的瞿塘峡、巫峡和西陵峡的三峡之险，两岸一望无尽的层峦峭壁，密夹江流，水随山转，山壁阻挡水势，激起万顷风波汹涌搏斗，还有一段崩山裂石暗藏水中，谁碰着它，立刻舟覆人亡，这一条长七百里的峡路，同样是旅人的畏途。

然而世上的事情，没有绝对的利弊。承平时固然交通不便，但当天下动乱的时候，蜀也靠这高山和急流排除了外来祸害的波及，得于在杀声震天、哀鸿遍野的中原之外，自成世外桃源，作为避难者的天堂。

五代十国，实是唐代藩镇之祸的延续，大江南北各地，全由节镇割据，各自独立称王，大吃小，强凌弱，此分彼合，交战不休，在这个战乱频仍的黑暗时期里，王建所统治的前蜀，恰是一个离世独立，最平静、最安谧的乐土。中原大户，为了保全身家性命，宁愿冒着蜀道的险难，搬到四川来寄寓，带来多年积储的财富和历代收藏的文物。王建虽然是粗人，但他懂得利用这个机会，优予容纳这批外来的高

级难民。他们带来的大批金帛和物资，充实了西蜀地方财力，使它意外迅速地繁荣了起来；避难入蜀的旧官僚和失掉寄托的文化人、艺术家、诗人，甚至禅僧，一例受到王建的优遇。这些人原来都是中原高级社会里的中坚分子，他们将唐代最成熟、最高等的长安文化带进西蜀来，于是中原的生活风习、礼乐文物，广被蜀人吸收，到中原社会被数十年间无情的战火摧毁殆尽时，反倒要蜀境内所保存的传统文化来反馈中原了。

王建的前蜀，传二代，三十五年，被中原的后唐所灭，但又遭后唐委派治蜀的军人孟知祥叛离而独立，是为“后蜀”国，后蜀传国亦二代，三十二年。

前后蜀六十余年间，王孟两家的统治、诛求算不得十分苛酷，以千万人的血汗奉事一家一姓而已。只要没有战争，没有社会动乱，这一段中国历史上相当黑暗的时期，也只有西蜀独能保持一个平稳的时世。

这段独立时期，四川生产的物质，一丝一粒都不必输送中央，无数金帛和珍宝虽然积聚于蜀宫，但总还算是蜀境内的财富。蜀宫的生活无论怎么豪奢，甚至荒唐到连溺器都用黄金铸造、七宝镶嵌，然而一人之奉毕竟有限，老百姓忍辱负重惯了，生活欲望非常低微，只要日子过得平安，农人能安分守己地耕作田野，商人能顺顺当当做生意，他们就可以从节俭中过他们卑微的生活，从卑微的生活中获得满足。

二 宋之平蜀

宋太祖以陈桥驿兵变而黄袍加身，得有天下，也因此觉悟到军人操政的危险，随后就有“杯酒释兵权”那样戏剧性的成功。待到中央政治部署稍有头绪，他就分兵逐一收拾南方诸国，先平荆南，次平蜀，再平南汉和南唐（时贬号江南），渐次敉平，统一中国。

平蜀战事，发动于太祖乾德二年（964年），以王全斌为西川行营都部署，刘光义、崔彥进为副，将步骑六万，分由凤州、归州两路走栈道和扬子江三峡之险，进军西蜀。

蜀王孟昶信用近臣王昭远、韩保正辈素不知兵的人统军御敌，其败亡的命运不卜可知。剑门关天险一失，蜀王惶骇无计，但言：“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，及遇敌，不能为我东向发一矢！”终至无兵可用，只得修表投降。宋军自汴京发兵，到接受孟昶投降，前后只费六十六天，得州四十五，县一九八。

宋为彻底矫正前代藩镇的弊害，采取绝对的中央集权制，不使地方掌握兵力，不使地方留存余财，所以一经征服西蜀，先将蜀宫中满库的金帛珍宝全部没收，特别编组一个输送队，一车一车地载离蜀地，输往汴京。这大批的资财，固然是取之于蜀宫内库，但也是六七十年来从四川老百姓头上搜括来的地方财富，蜀人眼看它们驶离本土，不能没有被征服的屈辱和愤怒。

胜利的将军们更摆出一副征服者为所欲为的姿态，他们在成都整日整夜举行盛大宴会，征歌选邑，纵酒狂欢，毫无顾忌地放浪声色，再也不管军务，任令部下抢掠财物，霸占妇女。蜀人屈服在宋军淫威下，积愤难平。曹彬屡请主帅王全斌班师回京，而斌等则贪恋成都的享受，不予理会。唐代有“扬一益二”的说法，



认为全国城市的繁荣，扬州为天下第一，益州（成都）第二，所以这批将军们就乐不思归了。

皇帝下诏调遣蜀兵赴京，这是预防蜀人作乱的釜底抽薪之计。然而蜀兵岂能甘心离乡背井、任人摆布？王全斌又不知轻重，既纵令部属对蜀兵百般侵凌，又克扣他们的行装旅费，这些土著兵士就满怀怨愤，密谋反叛。

乾德三年三月，军行至绵州，他们就公开造起反来了，劫持绵州附近的城邑，号召民众，一时集聚者达十余万人，自号“兴国军”，推举蜀文州的刺史全师雄为统帅，率众攻彭州。全师雄自称兴蜀大王，开幕府，设官署，派节度使二十余人，分据要害，两川的老百姓群起附和，声势日盛。王全斌派兵进剿，屡屡落败，全师雄扬言要反攻成都，邛、蜀、眉、雅、果、遂、渝、合、资、简等十六州及成都属乡都纷纷起兵响应，蜀人抗宋的武装革命，一时如火如荼。

其时，成都城里还剩有遗余的蜀兵两万七千人，全斌怕他们会里应外合，便与部将合谋，将他们骗入夹城中，一起杀了。这种杀戮降卒的暴行，更令蜀人发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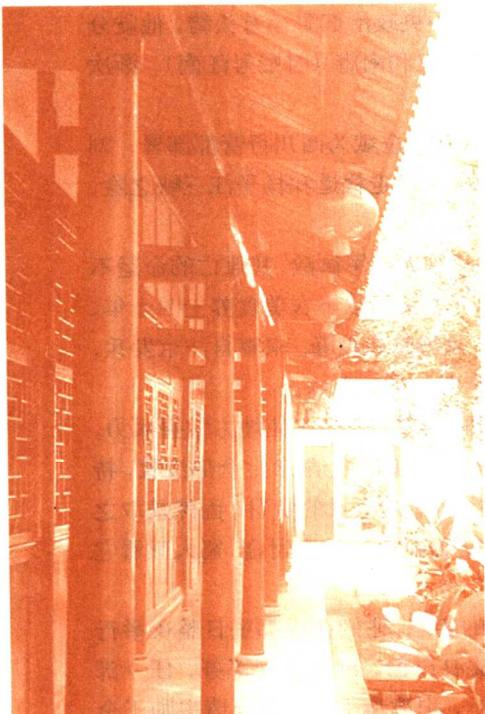
宋太祖得知蜀乱，立即派遣大军增援，费上一年时间，免不掉又一场血腥的屠杀，才告敉平。

变乱固然得以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加以消灭，但是，宋太祖的中央政权，却也从此失掉了西蜀的民心。

宋朝统治下的子兵，负担是非常沉重的。正常的赋税之外，有各自名目附加的苛捐杂税，每个人头上都须担负身丁钱，另外还有徭役和摊派，农民终年耕耘，还得不到一个温饱。前后蜀时代，老百姓缴付的捐税，总算取之于蜀用之于蜀，现在则完全纳入宋朝中央岁入系统里去，蜀人不再能分润，这和初平西蜀时将孟氏库藏悉数输往京师同样刺激蜀人。

更甚者，宋在西蜀实施专卖制度，四川重要的出产，如茶、马、盐，都由政府定价收购，人民不得自由买卖。今天以十千买进，明日即以十三千卖出，“比至岁终，收益不可胜算，岂止三分而已”。而且天下茶法皆通，只有蜀中独行“禁榷”（专卖），茶农盐民和养马户所遭受的剥削一样苛酷，几乎无以存活。不但此也，甚至如当地名产“蜀锦”，也由政府设置专门机构统制产销，扩而至于所有织物都禁止人民自由买卖，朝廷所派官吏将地方富源一手攫尽，实施如此绝对的经济压榨政策，西蜀老百姓的生存机会已遭严重威胁，怎能不对宋朝抱着非常强烈的反感？

官员利用地方豪强土霸加强他们的统治，所以只有豪强土霸才能勾结官府，崇贱贩卖，



◎ 三苏祠庭园一景

賜谷賓初日清臺告愴風願如風
有信長與日俱中

草木漸知春萌芽靈：新從金八
千歲合抱是靈椿
聖主憂民未解顏天放瑞雲報
豐年蒼龍挂闕農祥正父老相

◎ 苏东坡墨迹

投机取利，这种霸占性的剥削与侵权，残酷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，并且因此形成社会上贫富不均之尖锐对立，这一股怨恨，当然又归结到政府头上。

宋朝横暴的武力统治和苛酷的经济压榨交相为用，使西蜀的老百姓困苦不堪。平蜀后三十年，即宋太祖淳化四年（993年）春，终于发生了以王小波、李顺为首的大叛乱。

宋人王辟之的《渑水燕谈录》记此叛乱的缘由，非常扼要：“本朝王小波、李顺、王均辈啸聚西蜀，盖朝廷初平孟氏，藏帑尽归京师，其后言利者，置博易务，禁私市，商贾不行，蜀民不足，故小波激怒其人曰：吾疾贫富不均，今为汝均之。……贫者附之益众。”

王小波，眉州青神县的一个农民而已，乘着这个痛苦的时势，喊出民众心中的一个口号，就将饥饿线上十万贫民聚拢来，揭竿起事，攻青神，掠彭山。他们抓到彭山县的县令，公开将他的肚皮剖开，拿大把大把的铜钱装进他的肚皮里去，说他平日爱钱，现在给他。这个样子的惩办法颇具戏剧性的刺激作用，民心大快，党羽愈聚愈众，青彭附近城乡纷纷起来响应。

是年年底，王小波病死，众人推戴他的妻弟李顺做统帅，寇掠州县，所向无敌，到攻陷邛州时，他们已有几十万人了。

叛乱势力发展得非常快速，淳化五年正月，李顺攻陷汉州，跟着就攻克四川的心脏——成都，于是他便自号“大蜀王”，四处攻城掠地，全蜀动摇。

宋太祖派宦官王继恩为两川招安使，分兵进讨，破贼十万人，斩首三万级，杀的都是蜀人，五月收复成都，俘虏李顺。王继恩胜利后，作风与王全斌如出一辙，贪恋成都的享受，专务饮博，顿师不进，任令他的部下奸淫妇女，剽掠财物，有如凶神恶煞，因此残余的民众革命运动此起彼落，一直不能肃清。到至道年间（995年），复有张余之乱，迫得太宗皇帝下罪己诏曰：“朕委任非当，烛理不明，致彼亲民之官，不以惠和为政，管榷之吏，唯用刻削为功，挠我黎民，起为狂寇……”

但是，后任官吏竞喜功利，聚敛如故。真宗咸平三年（1000年），益州戍卒推王均为首，再度作乱，僭号“大蜀”，改元“顺化”，官军发兵反攻，王均撤桥塞门，坚守不出，官军挖掘地道入城，王均率领党徒突围而逃，官军疑有埋伏，纵火焚城，翌日将曾受伪职的数百人集体烧死，时人为呼冤酷。

自宋收蜀至平定王均之乱，蜀人经历了三十六年不停的战争，三十六年的焚烧劫掠，元气大伤，再也没有从前那样的好日子了。这一段历史背景，距苏轼之生亦不过三十多年，对他自然有非常深刻的印象。

西蜀特殊的地理环境，使蜀人自有独立天地的思想，进而化为热烈的乡土之恋，苏氏笔下时常流露浓厚的乡愁，怀乡之作俯拾皆是。

蜀人擅辞辩而好理论，坚强独立，不认为世上有所谓权威存在，宋人岳珂《桯史》说：“蜀士尚流品，不以势屈。”所以苏轼从政，每每站在当权派的对立立场，奋不顾身地为事理争论。王安石当政，炙手可热，苏轼反对新法病民，更反对他的独裁作风；司马光主国政，苏轼因恢复差役一案，为民争命，不惜获罪于相国之门，充分表现蜀人不向权势低头、富有政治勇气的地方性格。

荆公变法，最大目的要为国家救穷，在实施上不免急功近利，而疏于恤民。王小波、李顺叛乱的成因，在苏轼心中存有非常的警惕，所以当他目睹小民在新法的搜括政策下痛苦呻吟时，心所谓危，便不顾一切，发为激烈的言论，而贻患自己。

宋人治蜀，一直采取高压政策，蜀人普遍怀有反抗心理，形成不合作的态度，宋史说：“蜀人不好出仕。”事实上，北宋时期，九十位宰相中，籍属西蜀者只有四人；开国之初，太祖、太宗两朝，副相以上的高官，更无一个蜀人在内。

苏轼兄弟因农村破产、家业凋零，而不得不出仕，但初至京师，尚在应试阶段，即已思想及早退休还乡，寻求夜雨对床之乐，所谓“未入仕版，已怀归志”。这也是地方性格的表现，与一般人的淡泊不尽相同。

事实上，北宋政坛对蜀人确也怀有偏见，苏轼以崇高的文学声望而获得政治地位，但从政四十年，官至文学侍从之臣，从未操持实际政柄，每当位近公辅之选时，言官们便大声警告：“不能用他为宰辅。”苏轼甫登政坛，朝中便兴起一片“蜀人太盛”的议论。虽然有人为苏轼加上一顶“蜀派”领袖的高帽子，倒是宣仁太皇太后了解他，帘前温谕曰：“老身知道，你兄弟在朝，自来孤立。”

魏泰《东轩杂录》：“自王均、李顺之乱后，凡官于蜀者，多不挈家以行，至今成都犹有此禁，张咏知益州，单骑赴任……”盖为这地方蕴藏着反政府的情绪，恐怕会发生不测的危险。庆历以后，这种紧张的情形稍稍松弛，但是一般士大夫对蜀人的歧视，并未完全消泯。

苏轼四十年的政治生活中，被人嫌远，永远孤立，受出生地的影响不能说完全没有。

三 世系

苏轼，字子瞻，自号东坡居士，宋仁宗景祐三年（1036年）十二月十九日卯时，生于蜀之眉州眉山县。

眉山县，位于成都之南五十公里，而成都也是四川经济文化的心脏地区。相传，大禹导江工程始于蜀山，岷江实为长江的正源，自岷江南流至灌县，纵贯成都、新津、眉山、乐山、青神、犍为诸县，至宜宾而入长江。此一江流丰富的水量，灌溉成都平原，使这地区土地肥沃，物产富饶。

江水有一支流，流经眉山县城的东郊，水色特别清澄，绿油油得像玻璃一样透明，所以称为“玻璃江”，沿江两岸遍种桃花和杨柳，枝叶披拂在水面上，泛舟江上，使人有身入桃源之感，所以人称眉山为“小桃源”。

眉山是个饶有古意的小城，气候温和，风光明丽，和成都一样美好，但特有小城淳朴的风味、宁静的气氛。城中街路宽阔，大片大片的青石板铺作路面，洁净无尘，路的两边种植高大的槐树和柳树，垂荫匝地。城中，即使是穷家小户，门前总

也有个庭院，养竹种桃，一片苍翠和绚丽。

莲花，眉山的名物，城里处处见有池塘，塘里开满莲花，阳光映照下的田田荷叶，泛起一片碧绿的生机，夏日花开，香闻十里。

苏氏故居在城南纱縠行，占地数十亩，三面环水，屋前屋后茂林修竹，苍翠欲滴，树上累累鸟巢，时闻鸣啭，庭前有两株合抱的老榆树，传为其父苏洵所植，院中还有一株两枝交拱的荔枝树，是蜀中父执蔡襄送轼二次还朝时所种。宅西一大池塘，种满了荷花，宅内点缀着许多纪念性的建筑物，如百坡亭、披色榭、抱月亭、采花船、瑞莲亭等，虽然都是后人所建，并非苏家旧物，但是曲径回廊，幽雅有致，颇合诗人居处。此一名迹，号为“苏祠”。明末一度毁于兵火，现在所见者，皆为清朝时所重建。

眉山苏氏，原籍赵郡，即今河北赵县，后魏置郡，唐改赵州，宋升为庆源府。栾城从战国时代就属于赵郡，今为河北栾城县。三苏题名，惯称赵郡苏某，苏辙并名其文集曰《栾城集》者，都是从其祖籍，盖苏洵作《苏氏族谱》，追认赵郡苏味道为其始祖，如言：“苏氏出于高阳，而蔓延于天下。唐神龙初，长史味道刺眉州，卒于官，一子留于眉，眉之有苏氏自是始。”

其实，历史上的苏味道不算是个正派人物。他是赵郡栾城人，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（648年）生。少有文名，成进士后，以文章受知于定襄道大总管裴行俭。孝敬皇帝妃父裴居道登左金吾将军，托味道作谢表，这篇文章传诵远近，使他名噪一时。至周则天朝，他亲附则天皇帝的佞臣张昌宗，宦途开始得意，历任凤阁舍人、检校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居相数年毫无作为，凡事模棱两可，庸庸保位，人称“苏模棱”。唐中宗神龙元年（705年），跟着张昌宗倒了下来，被贬眉州刺史，复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，未行而卒，留一子于眉，是为眉州苏氏的始祖。

自唐神龙元年至宋仁宗景祐朝，苏氏落籍于眉，且已三百余年，所以这家族虽然算不上是个高门巨阀，但却是著名的眉山县旧家，轼诗所谓“当年三老苏程石，里人下道避鳩杖，刺史迎门倒鳩舄”的乡绅人家。

自苏味道的儿子家于眉山，传两百余年而至苏泾，泾以前皆不详。

泾生斤，苏洵《苏氏族谱·后录》下篇记其世系，说他和高祖斤“以侠气闻于乡间”。斤生五子，洵的曾祖父是少子苏祜，“以才干精敏见称”，其存歿与五代相始终。这一长达五十余年的五代时期，天下大乱，唯蜀独保安定，而苏祜又精明能干，苏家的经济基础大约奠定于此时。

祜有六个儿子，其中，苏洵的祖父苏杲以孝友著名乡里，颇善治生，遂使家道



◎ 三苏祠庭

金母在人間
朝罷金鋪掩人闌寶瑟塵欲知
慈儉德書史樂青春
仙家日月本長閨送腕迎春宜亦
然翠管銀盤傳故事金花綵
簾作新年

◎ 苏东坡墨迹

殷富，有余财可以施舍别人。苏果曾言：“多财而不施，吾恐他人谋我；然施而使人知之，人将以为好名。”所以总是偷偷摸摸地帮助穷人。苏果因为乐善好施而散财，终其身，田不满二顷，屋敝陋而不葺。

《苏氏族谱·后录》记果有弟宗晁，是个“轻侠难制”的人物，还有个族弟苏玩“尝有重狱”。事迹虽然不详，但甚可注意，侠以武犯禁，这个家族中的人似乎极有任侠尚义的遗传气质。

其实，任侠尚义和乐善好施一样是出于热心为人、同情弱者的情操，不过因对象不同，表现方法互异而已。苏家这份遗传气质，这份侠义精神，在后来子孙身上，依然清晰可见。

热心向人的人，凡事必不为己，所以淡泊名利和居家俭约几乎也是苏氏传承的家风。公元964年宋朝大军破蜀前后，蜀国的达官贵人，纷纷抛售田宅，赶赴汴京投效，有人劝苏果贱价收

买，但他不占这个便宜，慨然道：“吾恐累吾子终身。”

果子序，字仲先，生于宋太祖开宝六年（973年），像他父亲一样，乐善好施而不爱读书。体格魁伟，气量宽宏，为人平和朴实，自奉甚俭，待人却很厚道，一心只想博取别人喜欢，从来不为自己着想。对士大夫十分敬重，甚至有点卑躬屈膝的样子，别人笑他谄媚，其实他对田父野老也一样谦虚。从外表上看，他对任何人一样好，其实内心里自有一个品鉴的分寸，严格得一点都不随便。

苏序喜欢做诗，就他自己所见所闻，上至国家大事，下至乡里琐屑，加上他的感慨，用诗的形式写出他心里真实的喜怒哀乐，下笔很快，积稿数千篇，但只以此自娱，从不自鸣。

虽然表面上他是那么一个平和的人，但遇到看不顺眼的事情，他也敢作敢为。蜀人比较迷信，眉山城中有一处不伦不类的茅将军庙，为眉人所信畏，庙祝借以骗钱，香火甚盛。一日，苏序乘醉，带领村仆二十余人入庙，斧劈偶像，并将这座新庙一起拆毁，不畏神谴，正直而饶有义侠精神。

他非常淡泊，与世无争。王偁《东都事略》说：“仁宗庆历四年三月，诏诸路州府军监并立学，如修学者多及二百人以上，许更置县学，然是时郡县颇以此扰民，亦一时之弊也。”怎样扰民，虽不详知，但记言县中有力者争取执事县学的地位，则定有好处，可想而知。苏氏是当地的缙绅之家，有资格争取，但苏序独令家人退让，不跟别人争夺。这老人出入都不乘马，他说：“路上有比我老却还在步行的，我骑了马怎么见他们。”一生竭力藏退，敝衣恶食，他才心安理得。

他家陆田不多，大部分都只种粟，收成后，盖一大仓贮存。大家猜不透他是什么用意，几年下来，存有三四千石。有一年，眉州遭逢饥荒，苏序就开仓取粟，先济族人，次助外戚，再次赈济佃户和乡邻的贫民。有人问他：“救荒何必一定用粟？”

序说：“粟米性坚，能耐久储，缺粮时用它，不会霉烂。”平日，住宅周围，都种芋魁，每年收获很多，收藏在厚草囷里。寒冬腊月里，他家用大蒸笼蒸了热腾腾的芋魁，摆在大门外，任随饥人取食。

眉山苏家，原来并非士族，迁蜀的五世先人中，没有一个做过官，也都不大喜欢读书。这是当年的地方环境和社会风气所使然。苏辙《栾城集·伯父墓表》：“苏氏自唐始家于眉，阅五季皆不出仕，盖非独苏氏也，凡眉山之士大夫，修身于家，为政于乡，皆莫肯仕者。”唐末及五代之际，变乱相寻，天下骚扰，蜀人自有安和优裕的农家生活可过，就不愿离乡背井，投身到混乱不安的政治社会里去谋求官职。不想做官，所以读书风气也就比较衰微，虽然他们有足够的聪明和文化修养。

苏序生有三子，长子名澹，早逝；次子名涣，字公群，生于真宗咸平三年（1000年）；幼子苏洵，字明允，生于大中祥符二年（1009年），比他的二哥要小九岁。

四 双亲

赵匡胤以陈桥兵变，得开大宋皇朝，这却使他心生警惕，于是制定了一个重要国策，贬抑武人地位，限制武人参政，建立一个士大夫政治制度，全国地方长官一律任用文臣。

国家一时要普遍起用那么多文臣，而宋承五代长期的战乱，一般人都不喜欢读书，书读得好的人更少。所以朝廷为实行既定国策，就必须一方面广开读书人登仕的途径，一方面竭力提倡读书的风气。宋真宗御笔亲作《劝学篇》，传布天下，这首短短的篇章，迷醉天下士子者，几近千年，何况当时。诗曰：

当家不用买良田，书中自有千钟粟；
安居不用架高堂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；
娶妻莫恨无良媒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；
出门莫恨无人随，书中车马多如簇；
男儿欲遂平生志，五经勤向窗前读。

士人求仕，正规的途径唯有科举。宋代的科举制度虽仍袭唐制，但较唐朝优遇得多。只要一中进士，立即“释褐”就有官做，或授京朝官，或为州郡副贰官，或置馆职清望之地，并且待以不次之擢。如此优奖进士，目的即在开创一个文治的局面，以矫正前朝武人专政的弊害。进士，不但出路很宽，而且宋朝的官俸甚厚，大官的待遇更好。除了正格的俸禄外，还有不时的额外恩赏，不但本身富足，并且荫及子孙。如做到学士以上官，历资二十年，一家兄弟子孙，可出京官二十人接替登朝。朝廷如此大力奖励，读书求仕的风气当然披靡全国。远如大庾岭外的广南，剑门关外的西蜀，也都闻风振起。苏



◎ 苏东坡像